# 宋史/卷4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五 ◄

宋史
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

► 卷四百四十七

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韐 傅察 楊震父: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

士大夫忠義之氣，至於五季，變化殆盡。宋之初興，范質、王溥，猶有餘憾，況其他哉！藝祖首褒韓通，次表衛融，足示意向。厥後西北疆場之臣，勇於死敵，往往無懼。真、仁之世，田錫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歐陽修、唐介諸賢，以直言讜論倡於朝，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，廉恥相尚，盡去五季之陋矣。故靖康之變，志士投袂，起而勤王，臨難不屈，所在有之。及宋之亡，忠節相望，班班可書，匡直輔翼之功，蓋非一日之積也。

奉詔修三史，集儒臣議凡例，前代忠義之士，咸得直書而無諱焉。然死節、死事，宜有別矣：若敵王所愾，勇往無前，或銜命出疆，或授職守土，或寓官閒居，感激赴義，雖所處不同，論其捐軀徇節，之死靡二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；若勝負不常，陷身俘獲，或慷慨就死，或審義自裁，斯為次矣；若蒼黃遇難，霣命亂兵，雖疑傷勇，終異苟免，況于國破家亡，主辱臣死，功雖無成，志有足尚者乎！若夫世變淪胥，毀跡冥遯，能以貞厲保厥初心，抑又其次歟！至於布衣危言，嬰鱗觸諱，志在衛國，遑恤厥躬，及夫鄉曲之英，方外之傑，賈勇蹈義，厥死惟鈞。以類附從，定為等差，作《忠義傳》。

康保裔

康保裔，河南洛陽人。祖志忠，後唐長興中，討王都戰歿。父再遇，為龍捷指揮使，從

太祖征李筠，又死於兵。保裔在周屢立戰功，為東班押班，及再遇陣沒，詔以保裔代父職，從石守信破澤州。明年，攻河東之廣陽，獲千餘人。開寶中，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，累遷日騎都虞候，轉龍衛指揮使，領登州刺史。端拱初，授淄州團練使，徙定州、天雄軍駐泊部署。尋知代州，移深州，又徙高陽關副都部署，就加侍衞馬軍都虞候，領涼州觀察使。真宗即位，召還，以其母老勤養，賜以上尊酒茶米。俄領彰國軍節度，出為幷代都部署，徙知天雄軍，幷代列狀請留，詔褒之，復為高陽關都部署。

契丹兵大入，諸將與戰於河間，保裔選精銳赴之，會暮，約詰朝合戰。遲明，契丹圍之數重，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，保裔曰：「臨難無苟免。」遂決戰。二日，殺傷甚眾，蹴踐塵深二尺，兵盡矢絕，援不至，遂沒焉。

時車駕駐大名，聞之震悼，廢朝二日，贈侍中。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、順州刺史，繼彬為洛苑使，繼明為內園副使，幼子繼宗為西頭供奉官，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。繼英等奉告命，謝曰：「臣父不能決勝而死，陛下不以罪其孥，幸矣，臣等顧蒙非常之恩！」因悲涕伏地不能起。上惻然曰：「爾父死王事，贈賞之典，所宜加厚。」顧謂左右曰：「保裔父、祖死疆場，身復戰沒，世有忠節，深可嘉也。」保裔有母年八十四，遣使勞問，賜白金五十兩，封為陳國太夫人，其妻已亡，亦追封河東郡夫人。

保裔謹厚好禮，喜賓客，善騎謝，弋飛走無不中。嘗握矢三十，引滿以射，筈鏑相連而墜，人服其妙。屢經戰陣，身被七十創。貸公錢數十萬勞軍，沒後，親吏鬻器玩以償，上知之，乃復厚賜焉。

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、貴州團練使，嚴於馭軍，厚於撫宗族，其卒也，家無餘財。

方保裔及契丹血戰，而援兵不至，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，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眾策應，遇契丹兵交戰，保裔為敵所覆，重貴與凝赴援，腹背受敵，自申至寅力戰，敵乃退。當時諸將多失部分，獨重貴、凝全軍還屯，凝議上將士功狀，重貴喟然曰：「大將陷沒，而吾曹計功，何面目也。」上聞而嘉之。重貴仕至知鄭州，領播州防禦使，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。凝加殿前都虞候，卒，贈彰德軍節度使。

馬遂

馬遂，開封人。初隸龍衞軍，補散直，改三班奉職，為北京指使。聞王則叛，中夜叱咤，

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。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，則盛服見之，遂諭以禍福，輒不答。遂將殺則，而無兵仗自隨。時張得一在側，欲其助己，目得一，得一不動。遂奮起，投杯抵則，扼其喉，驅之流血，而左右卒無助之者。賊黨攢刃聚噪至，斷一臂，猶詈則曰：「妖賊，恨不斬汝萬段！」賊縛遂廳事前，支解之。則倉猝被驅駭，傷病數日乃起。

事聞，仁宗歎息久之，贈宮苑使，封其妻為旌忠縣君，賜冠帔，官其子五人。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，使其子剖心而祭之。

董元亨

董元亨，深州束鹿人。累官至國子博士，通判貝州。王則據城叛，是日冬至，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，夜漏未盡，變起倉猝，眾莫知所為。元亨促馬馳還，坐廳事，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，排闥而入，左右皆奔潰。賊脅元亨曰：「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。」元亨據案叱之曰：「大王誰也，妖賊乃敢弄兵乎！我有死耳，鑰不可得也。」賊將郝用繼來，索愈急，曰：「庫帑，今日大王所有也，可不上鑰乎！」元亨厲聲張目罵賊，用遂殺之，賊爭入，攜鑰而去。事聞，仁宗曰：「守法之臣也。」贈太常少卿，錄其子孫三人。賊平，獲郝用，斬以祭元亨。

曹覲

曹覲，字仲賓，曹修禮子也。叔修古卒，無子，天章閣待制杜杞為言於朝，授覲建州司戶參軍，為修古後。皇祐中，以太子中舍知封州。

儂智高叛，攻陷邕管，趨廣州。行至封州，州人未嘗知兵，士卒才百人，不任戰鬥，又無城隍以守，或勸覲遁去，覲正色叱之曰：「吾守臣也，有死而已，敢言避賊者斬。」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，封川令率鄉丁、弓手繼進。賊眾數百倍，曄兵敗走，鄉丁亦潰。覲率從卒決戰不勝，被執。賊戒勿殺，捽使拜，且誘之曰：「從我，得美官，付汝兵柄，以女妻汝。」覲不肯拜，且詈曰：「人臣惟北面拜天子，我豈從爾苟生邪！速殺我，幸矣。」賊猶惜不殺，徙置舟中，覲不食者兩日，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：「我且死，若求間道以此上官。」賊知其無降意，害之。至死詬賊聲不絕，投屍江中，時年三十五。事聞，贈太常少卿，錄其子四人，妻劉避賊死于林峒，追封彭城郡君，加賜冠帔。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，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。

當智高之反，乘嶺南無備，州縣吏往往望風竄匿，故賊所向輒下，獨覲與孔宗旦、趙師旦能以死守。後田瑜安撫廣南，乃為覲立廟封州。

孔宗旦

孔宗旦，魯人，為邕州司戶參軍。儂智高未反時，州有白氣出庭中，江水溢，宗旦以為兵象，度智高必反，以書告知州陳珙，珙不聽。後智高破橫州，即載其親往桂州，曰：「吾有官守，不得去，無為俱死也。」既而州破被執，賊欲任以事，宗旦叱賊，且大罵，遂被害。

始，宗旦官京東，與李師道、徐程、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，號為「四瞠」，人多惡之，其後立節如此。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，贈太子中允。

趙師旦

趙師旦，字潛叔，樞密副使稹之從子。美容儀，身長六尺。少年頗涉書史，尤刻意刑名之學。用稹蔭，試將作監主簿，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。知江山縣，斷治出己，吏不能得民一錢，棄物道上，人無敢取。以薦者改大理寺丞、知彭城縣，遷太子右贊善大夫，移知康州。

儂智高破邕州，順流東下，師旦使人覘賊，還報曰：「諸州守皆棄城走矣！」師旦叱曰：「汝亦欲吾走矣。」乃大索，得諜者三人，斬以徇。而賊已薄城下，師旦止有兵三百，開門迎戰，殺數十人。會暮，賊稍卻，師旦語其妻，取州印佩之，使負其子以匿，曰：「明日賊必大至，吾知不敵，然不可以去，爾留，死無益也。」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。召貴食，貴不能食，師旦獨飽如平時；至夜，貴臥不安席，師旦即臥內大鼾。遲明，賊攻城愈急，左右請少避，師旦曰：「戰死與戮死何如？」眾皆曰：「願為國家死。」至城破無一人逃者。矢盡，與貴俱還，據堂而坐。智高麾兵鼓噪爭入，脅師旦，師旦大罵曰：「餓獠，朝廷負若何事，乃敢反邪！天子發一校兵，汝無遺類矣。」智高怒，並貴害之。賊既去，州人為立廟。事平，贈光祿少卿，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，錄其子弟並從子三人。師旦遇害時，年四十二。柩過江山，江山之人迎師旦喪，哭祭于路，絡繹數百里不絕。

同時有王從政者，以東頭供奉官、閤門祗候，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，被執，罵賊不已，

至以沸湯沃之，終不屈而死。贈信州刺史，錄其孫二人。

## 蘇緘

蘇緘，字宣甫，泉州晉江人。舉進士，調廣州南海主簿。州領蕃舶，每商至，則擇官閱實其貲，商皆豪家大姓，習以客禮見主者，緘以選往，商樊氏輒升階就席，緘詰而杖之。樊訴於州，州召責緘，緘曰：「主簿雖卑，邑官也，商雖富，部民也，邑官杖部民，有何不可？」州不能詰。再調陽武尉，劇盜李囊橐於民，賊曹莫能捕。緘訪得其處，萃眾大索，火旁舍以迫之。李從中逸出，緘馳馬逐，斬其首送府。府尹賈昌朝驚曰：「儒者乃爾輕生邪！」累遷秘書丞，知英州。

儂智高圍廣，緘曰：「廣，吾都府也，且去州近，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，非義也。」即募士數千人，委印于提點刑獄鮑軻，夜行赴難，去廣二十里止營。廣人黃師宓陷賊中，為之謀主，緘擒斬其父。群不逞並緣為盜，復捕殺六十餘人，招其詿誤者六千八百人，使復業。賊勢沮，將解去，緘分兵先扼其歸路，布槎木亙四十里。賊至不得前，乃繞出數舍渡江，由連、賀而西。緘與賊戰，摧傷甚眾，盡得其所掠物。時諸將皆罷，獨緘有功，仁宗喜，換為供備庫副使、廣東都監，管押兩路兵甲，遣中使賜朝衣、金帶。襲賊至邕，大將陳曙以失律誅，緘亦貶房州司馬。復著作佐郎，監越州稅十餘年，始還副使。知廉州，屋多茅竹，戍卒楊禧醉焚營，延燒民廬，因乘以為竊，緘戮之於市，又坐謫潭州都監。未幾，知鼎州。

熙寧初，進如京使、廣東鈐轄。四年，交阯謀入寇，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。緘伺得實，以書抵知桂州沈起，起不以為意。及劉彝代起，緘致書於彝，請罷所行事。彝不聽，反移文責緘沮議，令勿得輒言。八年，蠻遂入寇，眾號八萬，陷欽、廉，破邕四砦。緘聞其至，閱州兵得二千八百，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，授以方略，勒部隊，使分地自守。民驚震四出，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：「吾兵械既具，蓄聚不乏，今賊已薄城，宜固守以遲外援。若一人舉足，則群心搖矣，幸聽吾言，敢越佚則孥戮汝。」有大校翟績潛出，斬以徇，由是上下脅息。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，因公事攜妻子來省，欲還而寇至。緘念人不可戶曉，必以郡守家出城，乃獨遣子元，留其妻子。選勇士拏舟逆戰，斬蠻酋二。

邕既受圍，緘晝夜行勞士卒，發神臂弓射賊，所殪甚眾。緘初求救于劉彝，彝遣將張守節救之，逗遛不進。緘又以蠟書告急于提點刑獄宋球，球得書驚泣，督守節。守節皇恐，遽移屯大夾嶺，回保崑崙關，猝遇賊，不及陣，舉軍皆覆。蠻獲北軍，知其善攻城，啖

以利，使為雲梯，又為攻濠洞子，蒙以華布，緘悉焚之。蠻計已窮，將引去，而知外援不至，或教賊囊土傅城者，頃刻高數丈，蟻附而登，城遂陷。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，而力不敵，乃曰：「吾義不死賊手。」亟還州治，殺其家三十六人，藏於坎，縱火自焚。蠻至，求屍皆不得，屠郡民五萬餘人，率百人為一積，凡五百八十餘積，隤三州城以填江。邕被圍四十二日，糧盡泉涸，人吸漚麻水以濟渴，多病下痢，相枕藉以死，然訖無一叛者。

緘憤沈起、劉彝致寇，又不救患，欲上疏論之。屬道梗不通，乃榜其罪于市，冀朝廷得聞焉。神宗聞緘死，嗟悼，贈奉國軍節度使，謚曰「忠勇」，賜都城甲第五、鄉里上田十頃，聽其家自擇。以子元為西頭供奉官、閤門祗候，召對，謂曰：「邕管賴卿父守禦，儻如欽、廉即破，則賊乘勝奔突，桂、象皆不得保矣。昔張巡、許遠以睢陽蔽遮江、淮，較之卿父，不能過也。」改授殿中丞，通判邕州。次子子明、子正，孫廣淵、直溫，與緘同死，皆褒贈焉。起與彝皆坐謫官。緘沒後，交人謀寇桂州，行數舍，其眾見大兵從北來，呼曰：「蘇皇城領兵來報怨。」懼而引歸。邕人為緘立祠，元祐中賜額「懷忠」。

秦傳序

秦傳序，江寧人。淳化五年，充夔峽巡檢使。李順之亂，賊眾奄至，傅夔州城下，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，嬰城既久，危蹙日甚，長吏皆奔竄投賊。傳序謂士卒曰：「吾為監軍，盡死節以守城，吾之職也，安可苟免乎！」城中乏食，傳序出囊橐服玩，盡市酒肉以犒士卒，慰勉之，眾皆感泣力戰。傳序度力不能拒，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：「臣盡死力，誓不降賊。」城壞，傳序赴火死。

傳序家寄荊湖間，子奭溯峽求父屍，溺死。人以為父死于忠，子死於孝。奏至，太宗嗟惻久之，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，以錢十萬賜其家。煦卒，復以煦弟昉為三班奉職。

詹良臣

詹良臣，字元公，睦州分水人。舉進士不第，以恩得官，調縉雲縣尉。方臘起，其黨洪再犯處州，守貳俱棄城遁。又有他盜霍成富者，用臘年號，剽掠縉雲。良臣曰：「捕盜，尉職也，縱不勝，敢愛死乎？」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，為所執。成富誘使降，良臣曰：「汝輩不知求生，顧欲降我邪！昔年李順反于蜀，王倫反于淮南，王則反于貝州，身首橫分，妻子與同惡，無少長皆誅死，旦暮官軍至，汝肉飼狗鼠矣。」賊怒，臠其肉，使

自啖之。良臣吐且罵，至死不絕聲，見者掩面流涕，時年七十二。徽宗聞而傷之，贈通直郎，官其子孫二人。

## 江仲明

江仲明，台州人。宣和寇亂，載老母逃山澗中，猝遇寇於東城之岡，逼使就降，仲明義不辱，奮起罵賊，卒死之，丞相呂頤浩誄以文。

有蔣煜者，州之仙居人，有文學。寇欲妻以女，煜拒之，脅以拜，亦不從，寇曰：「吾戮汝矣！」煜伸頸就刃，詈聲不絕而死。

## 李若水

李若水，字清卿，洺州曲周人，元名若冰。上舍登第，調元城尉、平陽府司錄。試學官第一，濟南教授，除太學博士。蔡京晚復相，子絛用事，李邦彥不平，欲謝病去。若水為言：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胡不取決上前，使去就之義，暴於天下。顧可默默託疾而退，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？」又言：「積蠹已久，致理惟難。建裁損而邦用未豐，省科徭而民力猶困，權貴抑而益橫，仕流濫而莫澄。正宜置驛求賢，解榻待士，采其寸長遠見，以興治功。」凡十數端，皆深中時病，邦彥不悅。

靖康元年，為太學博士。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，故事，天子當掛服舉哀，若水言：「俅以倖臣躐躋顯位，敗壞軍政，金人長驅，其罪當與童貫等。得全首領以沒，尚當追削官秩，示與眾棄；而有司循常習故，欲加縟禮，非所以靖公議也。」章再上，乃止。

欽宗將遣使至金國，議以賦入贖三鎮，詔舉可使者，若水在選中。召對，賜今名，遷著作佐郎。為使，見粘罕於雲中。才歸，兵已南下，復假徽猷閣學士，副馮澥以往。甫次中牟，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，左右謀取間道去，澥問：「何如？」若水曰：「戍卒畏敵而潰，奈何效之，今正有死耳。」令敢言退者斬，眾乃定。

既行，疊具奏，言和議必不可諧，宜申飭守備。至懷州，遇館伴蕭慶，挾與俱還。及都門，拘之於沖虛觀，獨令慶、澥入。既所議多不從，粘罕急攻城，若水入見帝，道其語，帝命何桌行。桌還，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，帝曰：「朕當往。」明日幸金營，過信而歸。擢若水禮部尚書，固辭。帝曰：「學士與尚書同班，何必辭。」請不已，改吏部侍郎。

二年，金人再邀帝出郊，帝殊有難色，若水以為無他慮，扈從以行。金人計中變，逼帝易服，若水抱持而哭，詬金人為狗輩。金人曳出，擊之敗面，氣結仆地，眾皆散，留鐵騎數十守視。粘罕令曰：「必使李侍郎無恙。」若水絕不食，或勉之曰：「事無可為者，公昨雖言，國相無怒心，今日順從，明日富貴矣。」若水歎曰：「天無二日，若水寧有二主哉！」其僕亦來慰解曰：「公父母春秋高，若少屈，冀得一歸覲。」若水叱之曰：「吾不復顧家矣！忠臣事君，有死無二。然吾親老，汝歸勿遽言，令兄弟徐言之可也。」

後旬日，粘罕召計事，且問不肯立異姓狀。若水曰：「上皇為生靈計，罪己內禪，主上仁孝慈儉，未有過行，豈宜輕議廢立？」粘罕指宋朝失信，若水曰：「若以失信為過，公其尤也。」歷數其五事曰：「汝為封豕長蛇，真一劇賊，滅亡無日矣。」粘罕令擁之去，反顧罵益甚。至郊壇下，謂其僕謝寧曰：「我為國死，職耳，奈並累若屬何！」又罵不絕口，監軍者撾破其唇，噀血罵愈切，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，年三十五。

寧得歸，具言其狀。高宗即位，下詔曰：「若水忠義之節，無與比倫，達于朕聞，為之涕泣。」特贈觀文殿學士，謚曰「忠湣」。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：「金人相與言，遼國之亡，死義者十數，南朝惟李侍郎一人。」臨死無怖色，為歌詩卒，曰：「矯首問天兮，天卒無言，忠臣效死兮，死亦何愆？」聞者悲之。

劉韐

劉韐，字仲偃，建州崇安人。第進士，調豐城尉、隴城令。王原鎮熙州，辟狄道令，提舉陝西平貨司。河、湟兵屯多，食不繼，韐延致酋長，出金帛從易粟，就以餉軍，公私便之。遂為轉運使，擢中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

劉法死，夏人攻震武。韐攝帥鄜延，出奇兵搗之，解其圍。夏人來言，願納款謝罪，皆以為詐。韐曰：「兵興累年，中國尚不支，況小邦乎？彼雖新勝，其眾亦疲，懼吾再舉，故款附以圖自安，此情實也。」密疏以聞，詔許之。夏使愆期不至，諸將言夏果詐，請會兵乘之。韐曰：「越境約會，容有他故。」會再請者至，韐戒曰：「朝廷方事討伐，吾為汝請，毋若異時邀歲幣，軼疆場，以取威怒。」夏人聽命，西邊自是遂安。

韐求東歸，拜徽猷閣待制，提舉崇福宮。起知越州，鑒湖為民侵耕，官因收其租，歲二萬斛。政和間，涸以為田，衍至六倍，隸中宮應奉，租太重而督索嚴，多逃去。前勒鄰

伍取償，民告病，韐請而蠲之。方臘陷衢、婺，越大震，官吏悉遁，或具舟請行。韐曰：「吾為郡守，當與城存亡。」不為動，益厲戰守備。寇至城下，擊敗之，拜述古殿直學士，召為河北、河東宣撫參謀官。

時邊臣言，燕民思內附，童貫、蔡攸方出師，而种師道之軍潰。韐意警報不實，見師道計事。師道曰：「契丹兵勢尚盛，而燕人未有應者，恐邊臣誕謾誤國事。」韐即馳白貫、攸，請班師。又論燕薊不可得，正使得之，屯兵遣餉，經費無藝，必重困中國。還次莫州，會郭藥師以涿州降，戎車再駕，以韐議異，徙知真定府。藥師入朝，韐密奏乞留之，不報。徙知建州，改福州，加延康殿學士。或言其過闕時，見御史中丞有所請，遂罷。起知荊南，河北盜起，復以守真定。首賊柴宏本富室，不堪征斂，聚眾剽奪，殺巡尉，統制官亦戰死。韐單騎赴鎮，遣招之，宏至服罪。韐飲之酒，請以官，縱其黨還田里，一路遂平。藥師請馬，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，不足，又賦諸民。韐曰：「空內郡駔駿，付一降將，非計也。」奏止之。金人已謀南牧，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。韐諜得實，急以聞，且陰治城守以待變。是冬，金兵抵城下，知有備，留兵其旁，長驅內向。及還，治梯衝設圍，示欲攻擊，韐發強駑射之，金人知不可脅，乃退。自金兵之來，諸郡皆塞門，民坐困，韐獨縱樵牧如平日，以時啟閉。欽宗善之，拜資政殿學士。

時已許割地賂金人，而議者乘士民之憤，復議追躡，韐以亟戰為非。是時，諸將救太原，种師中、姚古敗。以韐為宣撫副使，至遼州，招集糾募，得兵四萬人，與解潛、折可求約期俱進，兩人又繼敗。初，韐遣別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，且許義軍以爵祿，得首領數十。既復五台，而潛、可求敗聞，遂不果進。太原陷，召入覲，為京城四壁守禦使，宰相沮罷之。

京城不守，始遣使金營，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。正曰：「國相知君，今用君矣。」韐曰：「偷生以事二姓，有死，不為也。」正曰：「軍中議立異姓，欲以君為正代，得以家屬行，與其徒死，不若北去取富貴。」韐仰天大呼曰：「有是乎！」歸書片紙曰：「金人不以予為有罪，而以予為可用。夫貞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兩君；況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以順為正者，妾婦之道，此予所以必死也。」使親信持歸報諸子。即沐浴更衣，酌卮酒而縊。燕人歎其忠，瘞之寺西岡上，遍題窗壁，識其處。凡八十日乃就殮，顏色如生。建炎元年，贈資政殿大學士，後謚曰「忠顯」。

韐莊重寬厚，與人交，若有畏者；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。初在西州為童貫所知，故首尾預其軍事，及以忠死，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。子：子羽、孫：珙，自有傳。

## 傅察

傅察，字公晦，孟州濟源人，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。年十八，登進士第。蔡京在相位，聞其名，遣子儵往見，將妻以女，拒弗答。調青州司法參軍，歷永平、淄川丞，入為太常博士，遷兵部、吏部員外郎。

宣和七年十月，接伴金國賀正旦使。是時，金將渝盟，而朝廷未之知也。察至燕，聞金人入寇，或勸毋遽行。察曰：「受使以出，聞難而止，若君命何。」遂至韓城鎮。使人不來，居數日，金數十騎馳入館，強之上馬，行次境上，察覺有變，不肯進，曰：「迓使人，故例止此。」金人輒易其馭者，擁之東北去，行百里許，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領兵至驛道，使拜。察曰：「吾若奉使大國，見國主當致敬，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！又止令見太子，太子雖貴人，臣也，當以賓禮見，何拜為？」斡離不怒曰：「吾興師南向，何使之稱？凡汝國得失，為我道之，否則死。」察曰：「主上仁聖，與大國講好，信使往來，項背相望，未有失德。太子干盟而動，意欲何為？還朝當具奏。」斡離不曰：「爾尚欲還朝邪！」左右促使拜，白刃如林，或捽之伏地，衣袂顛倒，愈植立不顧，反覆論辨。斡離不曰：「爾今不拜，後日雖欲拜，可得邪！」麾令去。

察知不免，謂官屬侯彥等曰：「我死必矣，我父母素愛我，聞之必大戚。若萬一脫，幸記吾言，告吾親，使知我死國，少紓其亡窮之悲也。」眾皆泣。是夕隔絕，不復見。金兵至燕，彥等密訪存亡，曰：「使臣不拜太子，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，太子慮其劫取，且銜往忿，殺之矣。」將官武漢英識其屍，焚之，裹其骨，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。立至涿州，金人得而繫諸土室，凡兩月。伺守者怠，毀垣出，歸以骨付其家。副使蔣噩及彥輩歸，皆能道察不屈狀，贈徽猷閣待制。

察自幼嗜學，同輩或邀與娛嬉，不肯就。為文溫麗有典裁。平居恂恂然，無喜慍色，遇事若無所可否，非其意，岸然不可犯。恬于勢利，在京師，故人鼎貴，罕至其門，間一見，寒溫談笑而已。及倉卒徇義，犖犖如此，聞者哀而壯之，時年三十七。乾道中，賜謚曰「忠肅」。

## 楊震

楊震，字子發，代州崞人。以弓馬絕倫為安邊巡檢。河東軍征臧底河，敵據山為城，下

瞰官軍，諸將合兵城下，震率壯士拔劍先登，斬數百級，眾乘勝平之，上功第一。

從折可存討方臘，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，斬首八千級。追襲至黃巖，賊帥呂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，下石肆擊，累日不得進。可存問計，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，憑高鼓噪發矢石，賊驚走，已復縱火自衛。震身被重鎧，與麾下履火突入，生得師囊，及殺首領三十人，進秩五等。還知麟州建寧砦。

父 宗閔

初，契丹之亡，其將小鞠録西奔，招合雜羌十餘萬，破豐州，攻麟府諸城郭。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，俘其父母妻子。靖康元年十月，太原陷，鞠録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，扣壁語震曰：「汝父奪我居，破我兵，掩我骨肉，我忍死到今，急舉城降，當全汝軀命。」時城中守兵不滿百，震與戰士約，斬一級賞若干，官帑竭，繼以家人服珥，吏士感激自奮。越旬，矢盡力乏，城不守，與子居中、執中力戰沒，闔門俱喪，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。明年，宗閔亦死事于長安。

震時年四十四。建炎二年，詔贈武經郎。存中貴，請於朝，諡曰「恭毅」。

張克戩

張克戩，字德祥，侍中耆曾孫也。第進士，歷河間令，知吳縣。吳為浙劇邑，民喜爭，大姓怙勢持官府。為令者踵故抑首，務為不生事、幸得去而已。克戩一裁以法，姦猾屏氣，使者以狀聞，召拜衛尉丞。初，克戩從弟克公為御史，劾蔡京。京再輔政，修怨于張氏，以微事黜克戩。逾年，起知祥符縣，司開封戶曹，提舉京東常平，入辭，留為庫部員外郎。

宣和七年八月，知汾州。十二月，金兵犯河東，圍太原。太原距汾二百里，遣將銀朱孛堇來攻，縱兵四掠，克戩畢力扞禦。燕人先內附在城下者數十，陰結黨欲為內應，悉收斬之。數選勁卒撓敵營，出不意焚其柵，敵懼引去，論功加直祕閣。

靖康元年六月，金兵復逼城。朝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子灝、都統制張思正、轉運使李宗來援，思正誅求無藝，民不堪命。克戩引誼開曉，皆願自奮。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，連進直龍圖閣、右文殿修撰。太原不守，思正紿雲出戰，遂率灝、宗奔慈、隰，於是人

無固志。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，通判韓琥相繼亡，克戩召令兵民曰：「太原既陷，吾固知亡矣。然義不忍負國家、辱父祖，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，諸君其自為謀。」皆泣不能仰視，同辭而對曰：「公父母也，願盡死聽命。」乃益厲兵儆守。賊至，身帥將士擐甲登陴，雖屢卻敵而援師訖不至。

金兵破平遙，平遙為汾大邑，久與賊抗，既先陷，又脅降介休、孝義諸縣，據州南二十村，作攻城器具，兩遣使持書諭克戩，焚不啟。具述危苦之狀，募士間道言之朝，不報。十月朔，金益萬騎來攻愈急，有十人唱為降語，斬以徇。諸酋列城下，克戩臨罵極口，炮中一酋，立斃。度不得免，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，縋州兵持抵京師。明日，金兵從西北隅入，殺都監賈亶，克戩猶帥眾巷戰，金人募生致之。克戩歸索朝服，焚香南向拜舞，自引決，一家死者八人。金將奉其屍禮葬於後園，羅拜設祭，為立廟。事聞，詔贈延康殿學士，贈銀三百兩、絹五百匹，表揭門閭。紹興中，謚「忠確」。

張確

張確，字子固，邠州宜祿人。元祐中，擢進士第。徽宗即位，應詔上書言十事，乞誅大姦，退小人，進賢能，開禁錮，起老成，擢忠鯁，息邊事，修文德，廣言路，容直諫，遂列於上籍。

宣和二年，召至京師。青溪盜起，確言：「此皆王民，但庸人擾之耳。願下哀痛之詔，省不急之務，租賦之外，一切寢罷，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。撫綏脅附，毋以多殺為功，旬浹之間，可以殄滅。」忤王黼意，通判杭州，攝睦州事。有自賊中逃歸者，悉宥之，訪得虛實以告，諸將用其言。盜平，知坊、汾二州。

宣和七年，徙解州，又徙隆德府。金兵圍太原，忻、代降，平陽兵叛。確表言：「河東天下根本，安危所係，無河東，豈特秦不可守，汴亦不可都矣。敵既得叛卒，勢必南下，潞城百年不修築，將兵又皆戍邊。臣生長西州，頗諳武事，若得秦兵十萬人，猶足以抗敵，不然，唯有一死報陛下耳。」書累上不報。明年二月，金兵至，知城中無備，諭使降。確乘城拒守，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，且探確意。確怒叱曰：「確守土臣，當以死報國，頭可斷，腰不可屈。」乃戰而死。

欽宗聞之悲悼，優贈述古殿直學士，召見其子密，慰撫之曰：「卿父今之巡、遠也，得其死所矣，復何恨。使為將為守者皆如卿父，朕顧有今日邪！」斂容歎息者久之。

## 朱昭

朱昭，字彥明，府谷人。以效用進，累官秉義郎，浮湛班行，不自表異。宣和末，為震威城兵馬監押，攝知城事。金兵內侵，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。震威距府州三百里，最為孤絕。昭率老幼嬰城，敵攻之力，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，與約曰：「賊知城中虛實，有輕我心，若出不意攻之，可一鼓而潰。」於是夜縋兵出，薄其營，果驚亂，城上鼓噪乘之，殺獲甚眾。

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，飛矢雨激，卒不能施，然晝夜進攻不止。其酋悟兒思齊介胄來，以氈盾自蔽，邀昭計事。昭常服登陴，披襟問曰：「彼何人，乃爾不武！欲見我，我在此，將有何事？」思齊卻盾而前，數宋朝失信，曰：「大金約我夾攻京師，為城下之盟，畫河為界；太原旦暮且下，麟府諸壘悉已歸我，公何恃而不降？」昭曰：「上皇知姦邪誤國，改過不吝，已行內禪，今天子聖政一新矣，汝獨未知邪？」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，眾愕眙，服其勇辯。是時，諸城降者多，昭故人從旁語曰：「天下事已矣，忠安所施？」昭叱曰：「汝輩背義偷生，不異犬彘，尚敢以言誘我乎？我唯有死耳！」因大罵引弓射之，眾走。凡被圍四日，城多圮壞，昭以智補禦，皆合法，然不可復支。昭退坐廳事，召諸校謂曰：「城且破，妻子不可為賊汙，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，勝則東向圖大功，不勝則暴骨境內，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。」眾未應。昭幼子戲階下，遽起手刃之，長子驚視，又殺之，徑領數卒屠其家人，舁屍納井中。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，昭起呼曰：「媼，鄉人也，吾不欲刃，請自入井。」媼從之，遂並覆以土。將士將妻孥者，又皆盡殺之。昭謂眾曰：「我與汝曹俱無累矣！」

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，告之曰：「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，將出戰，人雖少，皆死士也。」賊大懼，以利啖守兵，得登城。昭勒眾于通衢接戰，自暮達旦，屍填街不可行。昭躍馬從缺城出，馬蹶墜塹，賊歡曰：「得朱將軍矣！」欲生致之。昭瞋目仗劍，無一敢前，旋中矢而死，年四十六。

## 史抗

史抗，濟源人。宣和末，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。金人圍代急，抗夜呼其二子稽古、稽哲謂曰：「吾昔語用事者：『雁門控制一道，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，若使橫流，則無所措矣。』言雖切，皆不吾省。今重圍既固，外援不至，吾用六壬術占之，明日城必陷，

吾將死事，汝輩亦勿以妻子為念而負國也。能聽吾言，當令家屬自裁，然後同赴義。」二子泣曰：「唯吾父命。」明日，城果破，父子三人突圍力戰，死於城隅。

## 孫益

孫益，不知其所以進。宣和末，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，被命救太原。時敵勢張甚，或言不若引兵北搗雲中，彼之將士室家在焉，所謂攻其所必救也。益曰：「此策固善，奈違君命。」因躍馬冒圍至城下，張孝純不肯啟門，遂死之。

益天資忠勇，每傾貲以賞戰士，能得人死力。小鞾靼為邊患，遣將致討，益子在行間，師無功，益謂子必死。朝廷聞之，恤錄其孤甚厚。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，益怒其子不能死，以狀自列，盡上還官所賜，而斬其持書來者。

初，益在朔寧，察郡人孫谷可用，奏為掾屬，待之異于常僚。益出師，屬以後事。益死，敵騎來攻，且別命郡守。眾議欲開關迎之，谷爭弗得，歎曰：「吾身已許國，又不忍負孫公之託，諸人不見容，是吾死所也。」或舉刃脅之，無懾容，遂見殺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